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

记者:《狼洞的外婆》故事灵感来源是什么?是否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王勇英:《狼洞的外婆》这个小说是先有名字,之后才写的故事。2005年年底,我成为自由写作者,在南宁市的埌东租房子住。当时埌东是城乡交接处,流动人口多,很多打工人在那片地方租房子住。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说话都带有浓重的方言口音,楼下的街边有个阿婆摆摊卖茶叶蛋和一些小杂货,跟我一样也是讲客家话的。我老家所在的东平镇的客家话,听起来硬硬的。我常常听她和她的外孙女打电话聊天,“外婆在狼洞呀——”。她的普通话夹着硬硬的客家话口音,“埌东”说成了“狼洞”。那时觉得《狼洞的外婆》是个很好的童话名,就烙在脑海里,记了十几年。

我写的作品里有科幻、童话的灵感,故事和人物甚至有很多情节都来自我的梦境。不过《狼洞的外婆》这部小说来自于生活,多多少少与我的生活经历有些关系。外婆这个形象是结合了好几个人物敲定的,也有妈妈的影子。白果这个人物也是以现实中好几个特殊孩子综合设定的。书里的那台老电风扇是我家的,那几只喜鹊是我养大的,故事里鸟儿的细节都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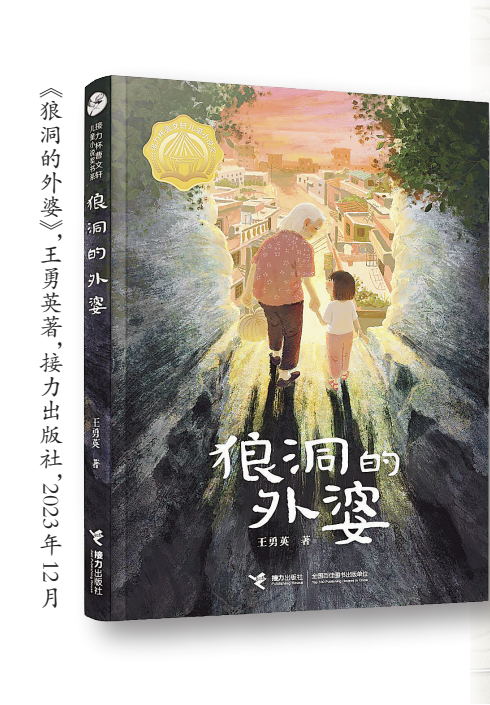
记者:在创作《狼洞的外婆》的过程中,有没有某个情节或细节让您自己特别感动?能否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

王勇英:小说写到白果和外婆一起睡觉的情节,特别温暖又让人感动。这之中也植入了我在某个夏天的夜晚和妈妈一起睡觉的往事。我的老家,在我上高中之前都还没通电,炎热夏夜只能靠自然风和摇竹扇度过。屋里实在太闷热了,睡不着,村里人在门口或晒谷坪铺竹席乘凉、过夜。我家也是在家门口的空地铺竹席,旁边是禾田,很多萤火虫在飞,我们就躺在竹席上睡觉。我妈一边讲故事,一边摇扇子让我先入睡。其实我妈也困嘛,摇着摇着扇子就停下来睡着了,但睡眠很浅,一晚上要醒来很多次帮我擦汗,扇扇子。太热了,睡着也会滋滋地冒汗,我妈妈常常一手捞过来就能捞到一把汗水。小时候跟妈妈一起睡觉哪怕热,流汗打湿衣服像鱼一样也要挨着妈妈睡,踏实,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就算很热,白果也要挨着外婆睡觉。

我觉得作家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写作的时候,真实生活的我和小说中的人物(我)经常会自由切换。有时候我会站在一个外围的角度看自己在写一个融入自己经历的小说,有时候又瞬间进入小说的人物里去,为此在写小说时常常会有双

“写作是我最喜欢,也最为自豪的事”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王勇英

□本报记者 刘鹏波



《狼洞的外婆》插图

重或多重感受,就是现实中的感受和文学作品中的那个人物(我)的感受叠加在一起,所以也更容易感动自己,写着写着就掉眼泪。

记者:您在创作《狼洞的外婆》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勇英:这个小说在2006年左右就已经在酝酿了,人物、故事都在我的素材宝藏里存放着,所以2023年一动笔就很顺畅,一个月内完稿。

要说挑战,那就是时间太紧张。《狼洞的外婆》是投稿参加“第三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比赛的,在截稿最后那个 month 才抽出时间写,也是在截稿最后那天才修改完稿子,在晚上十二点前投稿的。

记者:书中的外婆被评价为“反常理而写之”的人物。您如何塑造这样一个既包容又极具个性的外婆形象?希望通过她向读者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王勇英:外婆这个形象,其实有我妈妈的影子。我妈妈对我是“放养”的方式,给我足够自由成长的空间。

我的数学成绩差,拖成绩总分,因此高考之

路很不顺利,补习再补习。有一年,我高考又落榜了,回到老家,有个亲戚在铺街最热闹的地方跟众人说我又没考好,不会再有书读了。我从他旁边走过,我妈也听到了,知道我会难过,但她安慰我的方式很特别。我妈跟我说另一件事:“上个月,你的稿费单又来了,我攒了三张就去镇邮电所取。邮电所的人站起来左看看右看我,就小声说,‘唉呀,你是王勇英?这么老了,在农村种地会写作,有稿费收?’我就跟他说,稿费单上的王勇英是我的女儿,已经收到过很多稿费了。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叫阿何姐的工作人员就走过来,她说她知道王勇英,以前在东平镇中心校读初中时参加过镇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小品获了奖的。她把稿费取给我了。邮电所的人说,这次给你取的稿费比他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多呢。你的稿费我帮你放着了,等你回来给你呢,你自己写出来的稿费自己存着。有三百多块,我补几十块给你够四百整。”妈妈把这个事一说,我们就开心地笑起来。写作是我最喜欢,也最为自豪的事。妈妈跟我讲取稿费这个事,很好地安慰了我,也鼓励了我。这份快乐就把那份不开心给冲淡了。

我写外婆安慰白果,叫她要记住她们并不可怜的这个情节,其实也来自于我妈妈对我的鼓励



王勇英

方式。外婆帮助白果完善内在的那个“她”,让她更坚强,这也是外婆爱白果的方式。

小说里的这个外婆有着强大的精神内核,希望更多孩子在成长中都能遇到像外婆这样的人,温暖而又有爱,更希望孩子们将来也能成为外婆这样的人。

记者:老电风扇和四只小喜鹊是书中重要的意象,对白果的成长起到情感纽带作用。您是如何构思这些意象的?借助“说话”展现白果的内心转变,最初是怎么构想的?

王勇英:我曾经有过一台坏了的老电扇,那时买了房子钱紧张,特别节俭,只要电风扇还能转出风来就用着,天天听它咯咯地叫。因为写童话、科幻嘛,听到它这么叫的时候也不烦它,反而在写作之余会跟它说说话。在这个小说中,这台老电风扇的出现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只是在故事中设定有四只鸟。这台老电风扇完全是在我写到外婆起来帮白果换湿衣裳,给她开风扇用的时候,突然想起曾经的那台老电风扇,于是它就从记忆中空降到这个小说里。这部分的情节是写作过程中无意得来的。

创作过程中往往会额外得到一些灵感,带有

“爱”让我们永远铭记彼此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赵卯卯

□张昊月

张昊月:《我的,我的》是一部儿童成长童话,写儿童王盒盒5岁到9岁的故事,以儿童视角向读者展现充满童真与幻想的世界,读来既有明澈的忧伤,也有回味无穷的幸福。您当初创作这部童话的缘起是什么?

赵卯卯: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是一个记者在儿童医院的跟拍。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在经历病痛之后,有的痊愈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孩子,有的却永远都无法被治愈,随时都会与这个世界告别,那个纪录片深深地触动了我。第二个原因是我身边有个朋友,她6岁的儿子因为生病突然离开这个世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情绪低落了很久。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死亡离孩子很远,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为这些特别的孩子写一个故事,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安慰他们、治愈他们,让他们在短短的人生里找到曾经的美好记忆。

张昊月:该书的题目为《我的,我的》,每一章的题目也都由“我的”开头,“我的马”“我的老师”“我的秘密”……您如此构思的缘由是什么?

赵卯卯:其实,改成这个书名,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的一部动漫男主角最喜欢说“我的,我的,都是我的”的台词。“我的”是一个孩子表达占有欲的简洁语言,但这种占有欲并不让人反感,因为它背后藏着一个孩子对世界万物的爱。这种爱对万物是平等的,在他们眼里,一百块钱可能没有一块路边捡来的石头重要,与一只小狗的友谊可能和一个好朋友的友谊一样被他们珍视,一只蜗牛、一只蝴蝶也可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所以,“我的,我的”正是这本书题目的隐含意义。

张昊月:不同年龄的读者在阅读中大概都会触碰到或喜或悲的感应点,而这些感应点正是王盒盒的一系列生活细节。您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是否就考虑过让王盒盒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也要打开不同读者的世界?

赵卯卯:我希望我的书能被大人和孩子都喜欢,这可能也是每一个儿童文学作者所期盼的。一本书能为读者提供多样的阅读体验,是我努力的方向。这本书虽然是写那些特殊孩子

的,但其他孩子读这本书时,也会有自己不同的体验,比如对世界的重新理解,对友谊的态度,以及对孤独、苍老、分别这些让人伤感事情的理解。这些问题,有些孩子可能已经遇到,有些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会慢慢遇到。所以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为他们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在他们遇到这些难题时给予他们安慰。

张昊月:书中有很多与动物相关的细节,第一章中“我的身体里有一匹马”,第二章写到的老师有“猫的影子”,第三章有动物园里的动物秘密,书中也有许多动物性比喻。您这么写是否觉得动物和儿童的关系特别近?

赵卯卯:我觉得动物和人类最亲近,它们在我的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允许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领养一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那么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会沸腾。

有时候孩子就像某种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候动物也会像一个可爱的孩子,孩子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会让他们彼此冲破物种上的障碍,然后彼此理解、爱护,成为朋友。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人与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

张昊月:《我的,我的》文字间充满诗意,这种诗意感可能源于作家巧妙写出儿童世界的幽微深邃,并借主人公王盒盒孤独而又不断寻求突破的“冒险”,营造出辽阔的儿童天地。这部童话的诗意是您创作起始就想好的吗?童话的诗意和情节构成怎样的关联?

赵卯卯:其实,在创作这部童话之前,我曾经尝试写过两个短篇,这两个短篇从风格和故事类型上来说,可以算《我的,我的》的前身。我希望自己可以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为孩子们书写故事,所以这两个短篇故事,成了我写作风格上的探索与尝试。后来,我和这本书的责编付丹阳老师说,我要把这两个短篇重新构思写一个长篇,她很支持我的想法,同时也肯定了我的写作风格,所以后面才有了《我的,我的》这个故事。

我想一个童话如果只有情节,就会像干枯的大树一样,没有生机,而童话的诗意更像树木的



赵卯卯

枝叶,因为有了枝叶,这棵树才是活的,才有蓬勃的生命力。童话的诗意来源于语言、故事氛围的烘托,情节就是在这种烘托下生长的骨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张昊月:这部作品对“生老病死”都有涉及,王盒盒弟弟的出生、他爷爷奶奶的衰老、他的病和必须面对的死亡,这些事情交汇在王盒盒的童年生活里。许多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认为您将沉重的话题写得很巧妙,有“举重若轻”之感。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应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与儿童探讨重要的生命议题?

赵卯卯:提到生老病死,这的确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所以在写的时候,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一边是要真诚、真实,一边是要找到一个孩子可以接受的度。

真诚、真实是需要作者向孩子描述一个真实



《我的,我的》插图

存在的世界,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有分别,有病痛,有生死,这是世界真实的样子。让孩子可以理解的度,是我所说、向孩子们传达的东西,是我们可以读懂、可以理解的,这里没有故弄玄虚,只有文字和故事最原始的模样。

童话的幻想,也是我用来平衡这个沉重主题的一种方式。幻想是孩子们擅长的,也是他们喜欢的,没有一个孩子会拒绝一个好看又能打动他们的童话故事。儿童从来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他们和大人一样,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他们也会听到、看到。很多时候,有些大人会先入为主,觉得孩子们不懂、不知道、不明白,但这并不是事实。每个孩子都有一双智慧的眼睛,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而大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一颗真诚的心,用最温暖的文字、童真的视角,把世界真实的面目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故事的“角色”或一些特别好的语句等各种惊喜,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者:在您的创作生涯中,《狼洞的外婆》实现了怎样的突破?这部作品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有哪些显著的不同?

王勇英:《狼洞的外婆》有没有创作上的突破,我不好说,只能说我用最合适的表现手法把这个小说写出来了。在此之前,我写了大量的长短篇作品,科幻、童话、侦探悬疑小说、校园故事,还有绘本。在不同时期里,我都想往新的领域拓展。拿《狼洞的外婆》与我以往的作品比较的话,不太好比。我创作的作品就像一棵奇异的树,开不同的花,长不同叶子,结不同的果子,而这些各不相同的花、叶与果都是我的作品。

记者:小说采用相当节制的叙事基调,白果的原生家庭困境被一笔带过。您是如何把握这种情感表达力度,既能触动读者的心灵,又不会过于煽情?

王勇英:我不想把这个小说写成苦难的成长故事,所以就有所侧重,家庭困境之类的只要交代清楚就行了。

儿童文学作品的“轻”与“重”如何把握分寸,我自己是有感觉的,但没有那种公式化,就像炒菜一样,放多少盐合适,能适度把握的,不用专门去称。写的过程中,有些情节描述完,回头看一看,感觉重了,就会顺手删掉了,再写。

记者: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读者尤其是孩子们认识到家庭和亲情的哪些重要意义?儿童文学在引导孩子们正确看待家庭和亲情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勇英:其实我更想让家长感觉到家庭和亲情的重要,给孩子多一些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还有那种有安全感和舒适感的爱。

能发挥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估算不到。我觉得书会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精神上的挚友。无论何时,儿童文学都是在孩子们的灵魂深处用力拥抱、陪伴和守护他们的朋友。

记者:未来还有没有类似的创作计划?接下来打算创作一部怎样的作品?

王勇英:正在画绘本,用水彩来描绘我童年时在乡野田园的故事。也在着手一些作品,以北海、防城港(京族三岛)这些地方为文化背景创作海洋题材小说。



《我的,我的》,赵卯卯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9月

张昊月:童话最后是两封信,一封是王盒盒写给爸爸、妈妈和弟弟的信,一封是妈妈写给王盒盒的信。请您谈谈这样安排结尾的用意。

赵卯卯:这两封信在故事刚写完时是没有的,后来责编老师和我商量,觉得这个故事还可以为了孩子的阅读感受再“圆满”一点。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故事,我想就像丹阳老师说的,需要让小读者在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得到一丝安慰、一丝温暖,这就是两封信出现在故事最后的原因。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读完之后,能够重新再回到故事的开始,再次回到“爱”中,这种爱是王盒盒对爸爸、妈妈、小弟弟的爱,也是爸爸、妈妈对王盒盒的爱。有时候我们会分别,可能永远地分别,但只要“爱”存在,我们就会永远铭记彼此。